

北方纪事

[苏] 巴乌斯托夫斯基 著
朱 仙 译



北方纪事

[苏] 巴乌斯托夫斯基 著

朱

仙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成都

北方纪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升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5.25 插页4 字数88.7千

1985年4月第一版 198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175册

书号：10118·922

定价：0.76元

第 一 章

坚冰覆盖着波的尼亚海湾。高大的松树禁不住严寒，发出噼噼啪啪的裂响。风刮个不停，把冰面上的干雪，卷得漫天飞扬。每当夜幕降临，海湾就发出暗淡的闪光，象一面黑色的玻璃，映衬出天上的点点寒星。

堪察加团的军官们，常常围坐在柴火烧得噼啪响的壁炉旁，回忆叶甫盖尼·巴拉丁斯基^①描写的诗句：“美妙的严寒锁住了波罗的海的浪涛。”

很多人都还记得巴拉丁斯基。他们偶尔还谈起这位沉默寡言、在丘麦尔要塞步兵团服过役的历尽艰辛的诗人、悲伤的“芬兰歌手”，并且对他骄傲的荣誉羡慕不已。

堪察加团当时正驻守亚兰群岛的玛丽加姆小镇。

① 巴拉丁斯基 (Евгений брамович Баратынский, 1803—1844年) 普希金派俄罗斯诗人。曾在军队服役，驻守芬兰，实际流放。

亚兰群岛向来被认为是帆船的故乡。这儿远离喧闹的都城，在这个荒凉的北方小群岛上，曾经有过一些出名的造船行家。他们的造船秘法从不外传，只传自己的长子。这些人曾冷漠地紧紧咬住烟斗，望着那些首次出现的、污染着净洁海面的“火轮船”的浓烟，心想，“汽轮无论如何也是征服不了海洋的”。

每年秋天，高大的两桅军舰和快速帆船、平底货船和两桅商船都要回岛维修。它们是从加勒比海、利凡得^①、苏格兰，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的。给这些船只导航的是些沉默寡言，憨厚淳朴的瑞典船长。

冬天，海船被冰封雪掩。堪察加团的军官们从酒气薰天、烟雾弥漫的屋子里跑到外面透透空气时，便看得见前面轮廓模糊的帆船骨架和拴在冰冻的缆绳上的昏黄灯火，并且能听到风在粗大的船桁之间发出的哀嚎声。

人们如同习惯新住宅，习惯街边的树木，习惯绘有条纹的岗亭那样，很快就对海船习以为常了。它们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只是在那些难得出现的晴朗日子里，海湾上空悬挂一轮“白”日，披满寒霜的海船便会闪着耀眼的光，刺得军官、士兵和马里加姆的居民们眯缝起双眼，这奇丽的景象才使他们惊

^① 紧靠地中海东部的若干国家的总称。

诧不已。

大雪纷飞的冬天似乎选择了以船舶为家。船桁上的积雪一团一团地往下掉，沙沙地在甲板上散裂开来，冰溜子闪现出晶亮斑斑的光，叮叮咣咣地响着。舷窗上朵朵冰花，象带刺的玫瑰在开花吐艳。厨舱里，缕缕炊烟整天在缆索之间缭绕。夕阳西下，炊烟象夜战的硝烟一样紫红，然后渐渐化为黑色的烟雾。

那是一个前途未卜、动荡不安的时代。1826年元月底前不久，从彼得堡传来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和参议院广场上发生战斗的消息。

堪察加团团长基谢廖夫，一个曾是胡作非为的骠骑兵，因参加决斗和腥赌被编入步兵团的家伙，下令在群岛各处安岗设哨。军官们尽管认为这是故弄玄虚，私下嘲笑这一措施，但谁也不敢对团长提出异议。

基谢廖夫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曾参加过对拿破仑的战争，不过，他不仅从未负过伤，甚至战刀也不曾动过他一丝毫毛。“用来打我的炮子儿还没造出来哩！”他洋洋自得地说。

据说，1814年攻占巴黎之后，有一次，他正在巴黎的一家下等酒店饮酒，就见进来了五个法国人，他们要了五个空酒杯和一瓶香槟酒，饮了起来。于是，基谢廖夫立即要来一只空酒杯和五瓶香

槟酒。他把酒一气喝光，然后在醉醺醺的酒客们的狂热掌声中，稳步离开了酒店。

堪察加团的军官们给基谢廖夫编了一首打油诗：

战场无伤兔胆郎，
他将战绩当酒尝。
牌桌旁边破敌顽，
赫赫军功日夜彰。

团部副官麦克是个口吃的德国人，他循规蹈矩，办事刻板，却爱好音乐。

天寒地冻之时，麦克迫使团里的军乐队在练兵场演奏，一连几个小时都不休息。士兵们的嘴唇被冰凉的铜管乐器冻得开裂，鲜血淋漓。喇叭口上的唾液冻结成了冰条，一股股灰蒙蒙的寒气，在号泣的长号上方飘浮缭绕。

乐队奏完了“团队进行曲”后，麦克披着军衣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结结巴巴地叫嚷道：

“我听见有吱吱的皮靴声！兄弟们，你们奏得太窝囊！重奏进行曲，直到没有一点杂音为止！”

士兵们给冻得全身发僵，但仍然不停地吹奏。他们蹑手蹑脚调换站式，生怕吱吱的鞋声被麦克听

见。但是，这个结舌子的耳朵挺灵，总躲不过他。几乎每个吹奏的士兵都把脚给冻坏了。

麦克自认是个坦率公正的人。但在团里，大家都不喜欢他，甚至惧怕他。他常常训斥军官们：

“先生，您吃鱼的姿态不文雅，这不体面。”“中尉，您终归得学会不要在桌子下面悠腿。”

不久前攻占了芬兰。对俄国军队沿着天寒地冻的波的尼亚海湾冰层进军瑞典海岸的那次壮举，大家至今都还记忆犹新。这次远征，甚至与前不久对法国人的胜利相比也毫不逊色。

驻防芬兰被公认为是件很苦的差事。因为这是在一些落落寡欢、沉默寡言的人中间服役。而在驻防亚兰群岛的堪察加团服役，则更为艰苦：夏天倒还有船从彼得堡和赫尔辛基开赴群岛；可在冬季，寒气透骨的冰面上则只有唯一一条到达海岸的通道。但是，在海湾，多半时间都只有岸边水域才结上坚冰，这时，无论是乘船还是骑马都是到不了群岛的。

被放逐到堪察加团来的都是犯有过失的军官。前不久才由士兵提升为军官的别斯图热夫准尉就是其中一个。

原来，别斯图热夫在彼得堡的大街上遇到了赫赫有名的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公爵。他当时没戴军帽，而戴了一顶皮帽。这晚正值寒风凛冽。别斯

图热夫自从在博罗季诺城下太阳穴受伤之后，得了严重的偏头痛症，他怕头部着凉，就戴了一顶皮帽子。然而，公爵却很不了然，一把扯下别斯图热夫的帽子，要往地下扔。别斯图热夫把帽子从大公手上夺回来往头上一扣，头也不回便扬长而去了，全然不顾公爵在后面嘶声力竭的叫喊。

别斯图热夫在受审讯时说：

“我认为自己的人格应高于誓言。”

这件事呈报了亚历山大皇帝。一道命令就将别斯图热夫从中尉贬为士兵，并逐往堪察加苦役团。

士兵谢苗·吉洪诺夫在埃拉斯特伦灯塔旁站岗，这座低矮的石塔建在小岛上，正对着马里加姆镇。要去站岗，必须穿越一道冰冻的狭窄海峡。

灯塔下只住着一个守塔人。他是个耳聋的瑞典老人，从前作过船长。他一整天都在气呼呼地唠叨什么，干瘪的蜡黄嘴唇象在咀嚼什么似地不停蠕动，并不时斜眼看看头戴长耳风帽、身上结满白霜的士兵，此人老是进守卫室来烤他那双冻得发紫的手。

“别骂，老爷子！”吉洪诺夫瓮声瓮气地高声说道，“好象是我情愿上这儿来受苦挨冻似的。这是沙皇的差事呀，老爷子，这不是居家过日子，是

苦役，懂吗？”

老头没有吭声。吉洪诺夫在小火炉旁蹲下身子来，他那被冻得硬邦邦的军大衣，象木头似地碰得地板笃笃直响。

“哎，真糟，真糟啊！”吉洪诺夫难为情地说，一边用统靴擦着从大衣上滴到干干净净的地板上的雪水。

瑞典人点着头。

“那么，你懂了？”吉洪诺夫问道，“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人，从小就干惯了活，怎么会不懂呢？如今你我都在守卫，可我干吗要守呢？这只有上帝，还有我们的基谢廖夫团长大人才知道。”

“啊—啊—啊！”瑞典人应道。

“又是这个什么‘啊—啊—啊’！”吉洪诺夫生气说道，“我们的基谢廖夫团长是个坏心眼的人。全团只有一个好人，那就是别斯图热夫准尉，他是不走运的连长，是你的房客。”

别斯图热夫租了灯塔看守人在马里加姆的一间房间。老人全部时间都是在灯塔上度过的，只有休息日他才回到马里加姆去。老头的妻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和女儿安娜——一个腼腆但活泼可爱的黑发姑娘，在照料准尉的饮食起居。

安娜不久前在斯德哥尔摩念完中学，现在回到父母身边给母亲做个帮手，但仍经常整晚整晚地看

书。

“别斯图热夫……”老人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微微一笑，拍了拍吉洪诺夫耸在肩上的大衣。

“啊——啊——啊！别斯图热夫！”

“对，老爷子，”吉洪诺夫说，并且用粗糙的手掌满意地擦了一下脸，“没说的，我们这个有职无权的连长是个大好人！”

吉洪诺夫吸过一袋烈性烟草后，起身朝外走去，身上的枪和双锋剑哐啷哐啷响个不停。他砰地一声带上了黑色的橡木门。一粒雪花飘进眼里，刺得他眯起眼来，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

“啊，真黑，千万别出事啊！”

半明半暗的看守室窗外是黑沉沉的一月之夜。灯塔没有点灯——冬季是无须灯标的。

吉洪诺夫背着枪在岸边来回走动，不时停下来，站着打个盹。

有时，海湾的坚冰在严寒中给冻裂了，发出沉闷的隆隆声，传到岸上，久久回荡。吉洪诺夫不断抖动脑袋来驱赶睡意，大声诅咒并嘶哑着嗓子喊叫：

“喂——！”

这是他习惯的呼喊。近处并没有哨兵，因而没有任何人答应他。只有看守室里的瑞典老人，每当听到他的呼喊声，都要慢慢地站起身来，去架一架

炉里的柴火，然后又回到桌旁，继续读他那本厚厚的发黄了的圣经。

“喂——！”吉洪诺夫拖长了声音在呼喊。

风静息下来，好似在仔细倾听。万籁俱寂，只听见冰的开裂声和雪花飘落到看守室的石墙上发出的沙沙响声。他在雪地上咔嚓咔嚓地踱步，并不时地咳嗽和吐痰。风早已听厌了这些声响，于是，稍息片刻，又刮地而起，积雪漫天，扑向海岸，在那儿胡乱垒起墩墩雪堆。

吉洪诺夫喊够了，不再出声，风也跟着静息下来。突然，在这片刻的静寂中，他隐约听见远处有缓慢的踏雪声。他正了正双锋剑，侧耳细听。

响声渐渐近了。他警觉地卧倒在石堆后面。这时，响声已清楚可辨，好象是一个穿着沉重的铁底皮靴的人在冰上走动。

吉洪诺夫急忙划了一下十字，把枪架在石头上，对准黑暗中传来脚步声的地方。冰上出现了一个黑影，正缓慢地向岸边移动。

“站住！谁？”他压低声音喊了一声。

没有人回答。他定睛一看，看见两个人。他们没有停步，象聋子一样只顾默默往前走。

“站住！”吉洪诺夫又喊了一声。他正要开枪，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绊着海边的石头上，摔倒了。

他的同伴试图扶他起来坐着，但他却象死人一样又沉甸甸地倒在冰上。

吉洪诺夫提着枪，谨慎地走到躺着的人跟前。

“什么人”他厉声问道。“老实说！”

“别急，当兵的，”黑暗中一个人疲惫不堪地说。“帮帮忙，把他抬进屋去，他昏过去了。”

吉洪诺夫拉住躺着的人一只肩，但突然往回一缩手，他觉得这人的斗篷里有一块坚硬的军官肩章。

“是军官？”他悄声问道。

“是。”

“你呢？”

“水兵。”

“已经下了命令，”吉洪诺夫压低声音说，“任何人，不管是什么身份的，都得扣押起来，送到基谢廖夫团长老爷那儿去。你们从哪儿来？有什么事？”

“他快冻死了！”水兵神情沮丧地说：“帮忙把他抬进屋去，行行好吧。有时间让你问清楚的。”

吉洪诺夫不再说话了。他同水兵一起抬起军官，把他送进看守室。

瑞典老人站了起来，砰地合上圣经，默默地看

着他们把军官安放在靠近火炉的地板上。随后，他不慌不忙地从壁橱里拿出一瓶伏特加酒，满满地倒了一酒杯。他跟平时一样，气呼呼地咕啾着什么，托起军官的头，把酒灌进他嘴里。伏特加酒流到了肮脏的衣服上。

军官喘了口气，睁开眼，看见了吉洪诺夫，倏地坐了起来。

“士兵？”他惊呼道，用手抓住自己的前胸。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军人？”

“亚兰群岛，老爷，”吉洪诺夫答道。“请问你们从哪儿来？有什么事？”

军官凄然地一笑。

“从彼得堡来，”他慢腾腾地答道，“到瑞典去。事情嘛，很简单，兄弟，逃避沙皇的绞架。懂吗？”

“是，懂了，老爷。”

“你想怎么样？”

吉洪诺夫没有作声，他用湿漉漉的军大衣袖子擦了一下鼻子，一双被风吹得红肿了的眼睛，眨个不停。

“嗯？”军人又探问了一声。

“老爷，”吉洪诺夫哀求道，“我们这儿啥都知道了，所以各个岛上都没有哨兵。你们反正走不出去了。”

“你们知道什么？”

“暴动的事。别斯图热夫准尉给我们讲过。”

吉洪诺夫沉默了一会儿，犹豫不决地问道：

“请告诉我，老爷，莫斯科团参加了禁卫军的事吗？”

“参加了，在造反的一边，还遭到了霰弹扫射。”

吉洪诺夫在火炉边蹲下身子，沉思起来。

“唉，糟了，糟了！”他胡乱拨弄着炉里的柴火说道，“我弟弟就在那个团，该不会给打死吧？”

“难说，”水手答道，“他们莫斯科团的人有好多淹死在涅瓦河啊，真是数也数不清！”

“士兵，听我说……”军官说。

吉洪诺夫仍旧蹲着，两眼出神地望着炉火。

“我们起来斗争，是为了正义的事业，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士兵的幸福。沙皇尼古拉是暴君。俄罗斯会被他带来的眼泪淹没，会毁灭在他的皮鞭之下。我们的事业虽然失败了，但是，播下的种子一定会发芽。不是你，就是你的儿孙，一定能够享受到幸福的生活，今后人们也一定会为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感激我们。懂吗？”

“懂，老爷，”吉洪诺夫用瘡哑的声音答道，

“不管怎样，镣铐是锁不住真理的。”

军官站起来，掩上斗篷，戴上一顶普通的农家

皮便帽。看守室内虽然热气腾腾，但军官的脸上却没有一点血色。他用颤抖的左手死死抓住桌子，对水兵说：

“好吧，帕霍莫维奇，走吧。夜还长，天亮前我们还来得及离开群岛五个射程。这一带不安全。”

“您该吃点东西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水兵说，“您脸色很不好。”

军官手一挥，摇摇晃晃地朝门口走去，水兵也连忙跟在他身后。

吉洪诺夫跳了起来。

“等一等，老爷！”吉洪诺夫大声喊叫起来，并且向军官奔去。

军官一下回过头来。

水兵一把抓住吉洪诺夫的双手。

“放开！”吉洪诺夫高声一喊，挣脱身来，眼泪顺着他那被风吹得粗糙了的、表情慌张的脸往下流。

吉洪诺夫双手颤抖着，解开自己的士兵军用品包，扯断皮系带，拿出了一大块黑面包和包裹在一张干净布片里的一小块食油。

“带上吧，老爷，”他气喘吁吁地说，同时把面包和食油塞给军官。“请收下一个士兵的全部心愿。别介意。”

吉洪诺夫扑通一声跪倒在军官的脚下。

“怎么啦，你怎么啦？”军官慌忙伸手把吉洪诺夫扶起来。“这怎么行？请起来。”

吉洪诺夫好不容易才站起来。军官感激地拥抱着他，彼此吻了一吻。水兵拍了拍吉洪诺夫的肩膀，说：

“好，再见，军人！……要记住！”

他们走了出去。吉洪诺夫站在门边，他的武器却象垃圾一样丢在地板上靠近火炉的地方。瑞典老人神经质地用手揉搓着没刮过的脸。

吉洪诺夫朝他转过身去，把一根长满茧子的手指紧紧压在嘴唇上，又做出威胁的样子挥了挥大拳头。瑞典老人高兴地点起头来，显然，他懂了。

在不远的地方，黑暗中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声，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一个嘶哑的声音就在近旁喊叫：

“哨兵！”

吉洪诺夫听出是团长的声音。基谢廖夫每周都要查一次夜哨。吉洪诺夫没有移动，只是匆匆地正了正军大衣。

门轰地一声敞开了。基谢廖夫埋头跨过高门坎，大踏步走进来。麦克跟在他身后。穿堂里，两个士兵擒住头戴农村皮便帽的军官和水兵的手。

“带进来！”基谢廖夫对士兵高喊道。

士兵们笨手笨脚地把被捕的人带进屋里。